梁柏台纪念馆记

唐樟荣

看了梅林山沙风故居,我们又去近在咫尺,如今已因钦寸水库蓄水而湖水泱泱风光秀丽的银星村,她因与彭顶山村合并,村名已改为银顶山村。

到梁柏台大桥此岸桥头,右转而入,沿蜿蜒山坡公路而上,转至山腰,沿悬崖边公路转过去,有一块偌大的平地,已浇筑水泥,有新建完工的梁柏台纪念馆一座,停车入内,下来步行,一眼望去,面前果然好风光。左侧七星峰,巍峨屹立;其下,湖水碧波。湖光山色间,群山如黛,视野广阔。

银星村以银子岭得名。在江拔线国道开通之前,是梁柏台家乡查林村及附近村民去大市聚知新中学和去新昌县城必经之路。当年梁去知新小学堂读书,每以银子岭上山去校,必经银星。那里原有自然村大旗岗,有陈氏居住,生女儿五个,五朵金花,个个漂亮,梁柏台姐姐,为弟托人说媒,订亲三姐,是为发妻陈莲珠。结婚之前,女方父母每见英俊少年梁柏台路过家门口,常拉他进去,盛情招待,他们以招得乘龙快婿为乐,陈莲珠也对他一见倾心,以为嫁得如意郎君,将终身有靠。

谁知青年梁柏台,少年壮志,蛟龙出水,知新毕业后,赴杭州的浙江省第一师范读书,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越发胸怀天下,以四海为家,欲建世界大同社会。毕业后,因父母催促,回家与陈莲珠结婚。本来,上有父母,家有贤妻,新婚燕尔,且省立师范毕业,社会地位优越,即在家乡,过安稳日子,也当大有前途。

谁知梁与发妻相约,新婚七天,即告别妻子家人,由上海,远涉重洋,踏上赴苏俄寻求真理之路,义无反顾,投入时代潮流,成为早期中共党员,投身全人类解放事业。

他离别家乡时,留下遗言,待世界大同,回家同聚之日,要在家乡建公路,河上架桥梁。其家人等待终生,望穿秋水,分别寂寞而逝。

今烈士遗愿得偿,不但在家乡建大桥,还建了水库,梁的故居亦被淹没于湖底,县委县政府选址于其发妻陈莲珠娘家,于银子岭上,新建梁柏台烈士纪念馆,这既是烈士生前宏愿,也是其发妻一生独守空房、盼夫君归来的最好报答。人生百年,烟云过眼,但烈士终身致力的伟大事业,将永存于天壤之间。从这一点说,他们地下有知,亦当含笑于九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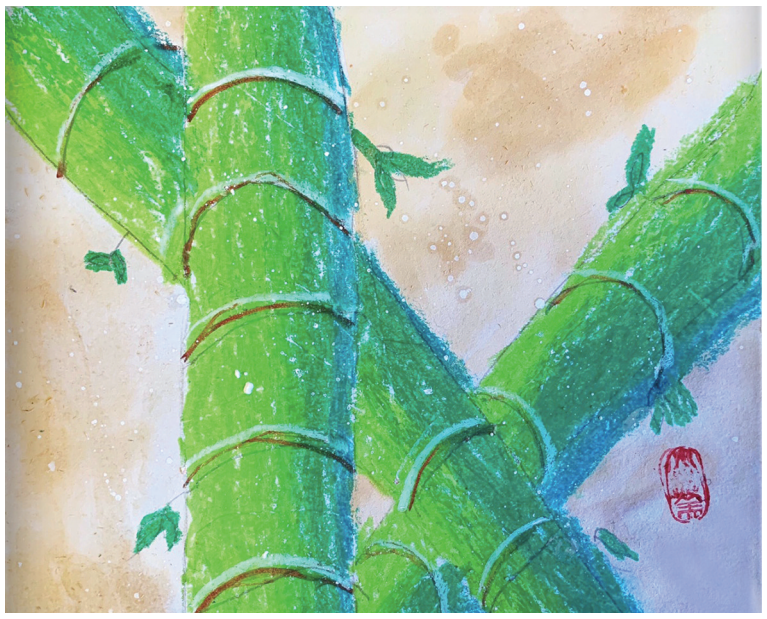
入内,看纪念馆,正装修完成,分区域,九曲回廊,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从第一大厅,可看到梁柏台半身塑像,墙上为前言及生平大事年表,再入门,为丈夫誓许国,展示其少年日记作文书信,少年壮志,保存于漂亮潇洒手迹中。他誓言,以身付诸国,竭力以担国事,以保国家。此为他走上革命道路,奠定基础。接着一师风潮,展示其在杭州读书时,正接受五四风潮洗礼,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情风采。再转过去,为上海渔阳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转为中共党员。接着赴苏俄寻真,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又到远东海参崴建立并负责联络站工作,实干家风采展现。又因在莫斯科学习法律,被派回国,在江西瑞金从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创建,尤其于起草宪法大纲及其他法律,其功甚伟,任司法部长内务部长等职。这个展厅,内容丰富,也是他人生中最光辉夺目篇章,梁柏台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的地位,由此奠定。最后是坚守苏区,英勇牺牲。然后是家庭期盼和奉献。最后为缅怀英烈,介绍发现梁柏台大事记。

整个布展,如一气呵成气韵生动的英烈事迹连续剧,以实物图片文字组成史诗,组成交响曲,为弘扬其英雄事迹和以国家以人民为念、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精神,提供完整而独具特色展览展示,将成为我县"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红色教育基地。当然,这些展品尚在设计布置中,未上墙,真正完成,尚待时日。

回顾梁柏台一生事迹,虽短暂而光辉,但在历史风烟里,曾经被淹没。今得益于时势,才得被发扬光大。这其中,少年青年时期,得益于发妻陈莲珠,她终生厮守梁柏台日记作文书信及课本,放置于竹编箱子内,视若珍宝,直至陈去世后多年,仍然完整,为党史工作者提供大量一手资料,奠定青少年传记资料基础。以后革命生涯,则得益于其革命伴侣周月林的回忆,如果不能发现周月林,困难将大许多。而当时县委之重视,各有关部门之全力配合,也是极其关键。最后落脚点,是党史工作者陈刚先生以几十年心血精力,沉缅于此,孜孜以求,终于完成大著。此正应了天时地利人和之说,可谓缺一不可。

从沙风到梁柏台,中国革命史上,居然有两位部长,诞生于此七星峰下,他们家乡,近在咫尺之间,此亦得其钟灵毓秀而化为人杰地灵者乎?

愿英灵归来,湖山无恙。



天姥山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丁越洋 作)

棋 缘 (小小说)

石旭明

相传,有个皇帝避难路过一个山乡小镇,夜宿一农户家,和这家主人下了一夜的象棋,最终打成平局,皇帝敬重主人,封了他一个"一字并肩棋王",由是这个村更名为"棋王村",象棋成了该村的传统。

棋王村现有的棋艺要数"老火"最高。"老火",原名火根,嗜棋如命,只因他动不动要发"棋火",被人称作"老火"。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名叫"棋花",也嗜棋如命,且棋艺不在其父之下。

这一日,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屁股坐在一个棋摊上,直杀得村人们哇哇大叫。"老火"得知立即来了火,带着女儿匆匆赶去会战。谁知那人瞅瞅"老火"父女俩"嘻嘻"笑个不停。

"老火"见他色迷迷地盯着女儿,老羞成怒:"这是我的宝贝女儿,棋行里恐怕你得叫她'太婆'才行!""嘿,这位'太婆'我喜欢,这样吧,你若直落三盘输给我,你就让你的宝贝女儿做我的儿媳妇。""白日做梦!"棋局开始,老火的脸由红变紫,来人毫不客气直落三盘赢了"老火"的女儿。"棋花"两颊绯红,一捋袖子便要再战,"老火"一把拉住女儿急得六神无主,忽听有人喊道:"救兵到了!"

来者姓甄,名"好弈"。其父绰号"书独头",虽只读过初中,却酷爱看书,尤其爱看古典小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了他的口头禅。儿子"闹周"时,"书读头"效法古人让他抓东西看其志向,结果儿子抓了象棋,故而取名"好弈"。好弈果有象棋天赋,四岁识棋,五岁对弈,小学毕业就获得全县象棋比赛少儿组第一名。"书独头"要把儿子送去专门机构培养,可老婆死活不依闹离婚,只得作罢。好弈依然痴迷象棋,遍访寻师,潜心钻研,方圆百里无人能敌。今日他正好前来"棋王村"切磋棋艺。那人见"救兵"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便想要"老火"输得服服帖帖,二话没说又和好弈大战三盘,结果被好弈直落三盘,输了到手的"儿媳妇"……

张君瑞一封书信邀白马将军为相国寺老夫人解了围,老夫人欺贫爱富要赖婚,弄出个穿针引线的巧红娘来,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的好姻缘;甄好弈"楚河汉界",拔刀相助,替"老火"解了围,压根儿没想要他的女儿棋花做老婆,可"老火"却不论贫富硬要把个独生女儿嫁给他;而棋花也无须红娘来穿针引线,便主动和意中人来了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一段姻缘佳话怕是不输王实甫的《西厢记》……

见儿子眉飞色舞带得个如花如玉的俏媳妇回家,乐坏了父母,"书独头"对老婆说:"我说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假吧!""'瞎猫碰着死耗子',有本事也是你儿子的,再说,'黄金屋'又在哪儿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媳妇一进门,我立马叫他们去开一家棋社,不出三年就是一座'黄金屋',信不?"果然,不到三年,甄家就住进了别墅,"书独头"摇头晃脑对老婆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回该信了吧!""信什么? 这叫做'行行出状元'!"

第一次开高速

骆艳英

最近,老是想着什么时候去试着开开高速,但又不知道开到哪里去,可能这中间缺少的只是一个地址吧,所以仅存了一个念头。而且,雨季看起来还没那么快要结束,到处都是汪洋。

天气一直不好,但,开高速这个念头却很快实现了。7月4日上午九点,在嵊州客运中心接上了向前,张壬。就这样,我们出发了,目的地是诸暨。头天晚上,诗友寿劲草电话告知,导航到安华镇政府即可。

我驾驶,向前坐副驾驶,张壬与他的魔法少女在后座,后备箱里有我们为再一次重逢准备的礼物,满满当当人及货物装了一车。

甬金高速——生平第一条高速就这样向我驶来。上了高速,我才发现自己的盲目。要走哪条高速,会经过哪些村庄与河流,路程几公里,油耗是多少,需要多少时间,有没有服务区等等,一概不知。当然,被忽略的还有沿途风景。甬金与诸永这两条高速的名字也是返程后敲字时才在导航上查到的。可见,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有多无知。

高速驾驶的感觉远没有想象中的恐怖,那种恐怖也通常被周围的老司机用来作为对新手的告诫,其实大半都是忽悠。记得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说起过第一次开高速的经历,说下高速后发现自己怎样怎样四肢冰凉。不过,说句实在话,集装箱、危重载货车确实可以给司机巨大的压力,那几乎超越你车身的大轮子真的可以一不小心将你抓过去,尤其是那种加长的。所以,每超一次大车,绝对目不斜视,只顾狂奔,超过去一次就算一次重生了,谢天谢地,最后把它们都给超了,而且,是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之下。天气是真的不好,"乌云夺眶",一路滂沱大雨,拼命工作的雨刮器让我想起诗人蒋立波的两句诗:

两片焦黑的肺叶
仍然像两叶疲惫的桨橹
在生死未卜的大海上奋力划动
……

当然,他这里写的并不是雨刮器,而是一张肺部螺旋CT胶片带给他的疼痛感受。他其实有过两支雨刮器:

这些带着南方暑气和节律的句子
从烟火缭绕的排档起身
问候两支雨刮器
撑开的薄雾里不断瘦身的秋意

而现在,江南夏天的雨季,在一阵阵变暗的高速公路上疲于奔命。诗人想问候的秋天应该是天高云淡,远山发蓝吧。播放器里源源不断有各大乐队送出的乐曲,这也是我为"真正在路上"准备的唯一的功课,有80多年历史的丹麦Bang&Olufsen音响一直执着于运用精挑细选的材料和完美精湛的工艺,此时,美国乡村歌曲《离家五百里》正通过Bang&Olufsen向我们的耳鼓送过来,歌词大意是: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
你应明白我已离开
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声
一百英里,一百英里
一百英里,一百英里

旋律优美而伤感,无论心境还是路境,似乎都与当下的我很契合。就这样,我们被Bang&Olufsen里的一百英里越来越远地送出,直到郑家坞下高速,小伙伴们都大呼一口气,一路悬在嗓子眼的一颗心也总算扑通一下落到各自的胸腔内。